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七

柳宗元子厚著

後學沈德潛確主評點

獻平淮夷雅表

中興之中
漢書注最
音謂理當
興也杜少
陵今朝漢
社稷新數
中興年萬
里傷心嚴
謹日百年
垂死中興
時可証無
平聲讀者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殿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綬。有社有土。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唐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恃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校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芣。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鐃耀溢。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克剪淮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皇者其武。於殷於淮。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亂。甚毒於醜。狂奔叫喚。以干大刑。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倭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禡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餞之。疊掌是崇。鼎臠俎載。五獻百盞。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於淮。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於山於川。遠揚通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旂。於道於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特。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於郾。彼昏卒狂。哀凶鞠頑。鋒螭。令。蟪蛄。亦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

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侯是怙。既獲敵師。若饑得鋪。蔡山伊害。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虞。載聞載祓。丞相是曉。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誰。譏。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昨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方城。命。懋。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方。城。臨。臨。王。辛。峙。之。匪。微。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懋。往。舒。

余仁。陪。彼。艱。頑。柔。惠。是。馴。懋。拜。即。命。於。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廟。月。王。師。疑。疑。熊。羆。是。式。銜。勇。輅。力。日。

思。子。極。寇。昏。以。狂。敢。蹈。趙。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榮。其。綬。章。石。翳。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

宥。告。以。父。母。恩。柔。於。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

厥。圖。以。完。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於。燠。其。寒。於。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我。是。震。是。拔。大。纘。厥。家。叶。

狡。虜。既。靡。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

瀾。蔡。人。行。歌。我。步。踰。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賴。蔡。初。胡。甄。爾。居。式。慕。以。康。為。慮。有。餘。是。究。是。咨。皇。德。

既。舒。皇。曰。咨。懋。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

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叶。

穆。伯。長。云。平。淮。夷。雅。非。只。詞。似。古。人。要。其。理。亦。不。詘。於。古。如。公。曰。徐。之。往。舒。予。仁。等。語。其。於。古。者。勝。殷。

遏。劉。止。戈。為。武。之。義。豈。爽。毫。髮。吾。知。聖。人。復。起。來。而。錄。之。以。續。正。雅。決。矣。

韓。碑。古。而。質。原。本。典。謨。柳。雅。清。而。健。原。本。周。雅。要。其。歸。美。朝。廷。頌。揚。皇。仁。俱。得。仁。武。不。殺。之。義。後。追。念。

西。平。又。補。韓。碑。所。未。及。

駁。復。讞。議。

吳入鄆伍
子胥復父
讎事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理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顯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凶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讎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讀下臣議附於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理無兩是旌與誅判是非以行賞罰也天下有是非賞罰並行之理哉元慶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宜旌

天子無戲言本史佚語周公入賀見劉向說苑

不宜誅明矣。前半論平旨側。後見元慶非敵讎王法之人。論懸日月。可以不朽。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必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為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一層進一層。一語緊一語。筆端有鋒。無堅不破。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叔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文極謹嚴森然法戒前人謂借晉文之失以諷當時宦者之禍按時勢誠有之唐不以此鑒後甘露白馬之變所以迭興也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孳蹠癰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位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呼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讞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向向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儲同人云。余按唐賦法。本輕於宋元。永州又非財賦地。為國家所仰給。然其困如此。況以近世之賦。處財賦之邦。酷毒當何如耶。讀此能不黯然。

前極言捕蛇之害。後說富斂之毒。反以捕蛇之樂形出。作文須如此頓跌。悍吏之來吾鄉一段。後東坡亦嘗以虎狼比之。有察吏安民之責者。所宜時究心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螭螭然。其書尤不經。世多自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頭。若是乎甚眾。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清。表而煥。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螭螭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只堯舜與人同意。借駿圖說入聖人。剝去異說。獨標正論。筆力矯然。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妻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於三柱外
另發一意
窺見宗臣
心事

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匹法句惟人無遠其子之明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
於序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殄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
誰與其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表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
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整潔峻削近東漢人開天明道者為聖人箕子闡洪範天人感應之理提於影響切於布帛菽粟固
聖人也乃因亡國之臣而忽之又其時周家父子兄弟聖人聚於一堂故自古及今無以聖人目箕子
者以柳子之特識而祇稱曰大人然則聖人殆有幸不幸耶愚作箕子論暢言之識其大畧於此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以上原封
建所由始
見勢不得
不然
以下實指
封建廢置
之得失

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近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長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郡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美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田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誦成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恐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因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役。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若。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固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

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儲同人云第一段原封建由起在生人之初非聖人之得已第二段援周秦漢唐已然之利害以明之已下辨駁他說洗發己意第一辨極言封建有害於民而郡縣不然仍引周秦漢事帶說本朝與前第二段相照第二辨破庸人之見至第三辨而論愈奇文愈肆己心亦極盡無餘矣湯武非公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乍聽大足駭人說來却有至理賢不肖云云蓋理之不可易者亦一篇精神歸宿處也後學熟讀深思最長識見筆力

郡縣既沒以後自有不能封建之勢於此而欲復成周之制雖聖人不能一朝安也然謂三代聖人不得已而封建是將聖人公天下之心盡情說壞矣蓋謂非聖人不能行封建則可謂封建本聖人之不得已則不可特其筆力峭拔可以雄視一切目無前人

劍門銘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邱陵以張驕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同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奉揚王誅延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踏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囂諭引剗脇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剗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鑿鼓一振元戎啟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排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啟關險阨夷為大途衰沮害氣對乎天意

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井絡坤垠。時惟外區。介山為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負。混并羗髻。狂猾窺隙。信狃肅乎。憑據勢勝。厚其凶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稷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明貌貅。陳為犄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路。空夷視。阻難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大慈。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良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擒劉闢者高崇文而峙稷糧守險要者嚴礪也礪用明叙崇文暗叙鏗鉤炳耀上追漢人

寄許京兆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有。欲使當官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王佐王叔文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勸懲勉勵。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此非}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輒就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幸。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廝。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

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云已上自公得罪以前事由已下詳得罪以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

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隆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號號孤立未有

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子厚本楊族女夫時已失偶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

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惴惴然欲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

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王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

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

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恩望又何以云

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

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

歿家破為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平醖節適洗沐盥漱動

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揭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

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

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古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

南音辛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

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典恐下才木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康既裏自司昔

人愈疏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翫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擇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城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能嗣。有可付託。即真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與蕭翰林使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褻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怨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移。置置買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仇人之心。目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

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怨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帶教音人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古呼。諫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呼。余雖家置一豕。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愚讓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置土一鄺。為耕。叱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儀曹得罪為世指斥。故以思謙之相知。不敢望其顯然昭雪。祇云既遇遭時利物之君子。決不至棄我於一物之外。其情誠可悲也。須看其難下筆時。不顯言而自達之妙。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將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蜜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惡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蔡宋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恃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闢暴虐。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直。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識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

李翱張籍
明皆昌黎
弟子而二
人哭昌黎
詩文俱呼
為兄蓋耻
言師也惡
習累人儒
者不免

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孫可之云。作史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柳州亦持此見。其政詰處與諍臣論相似。而韓則委曲條暢。柳則峭直峻削。各自不同。通篇都照原書條駁。將原書對看更明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變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大。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閹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開。豈可使啾啾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